

卷

九 高君鞅

十 蘇秦

張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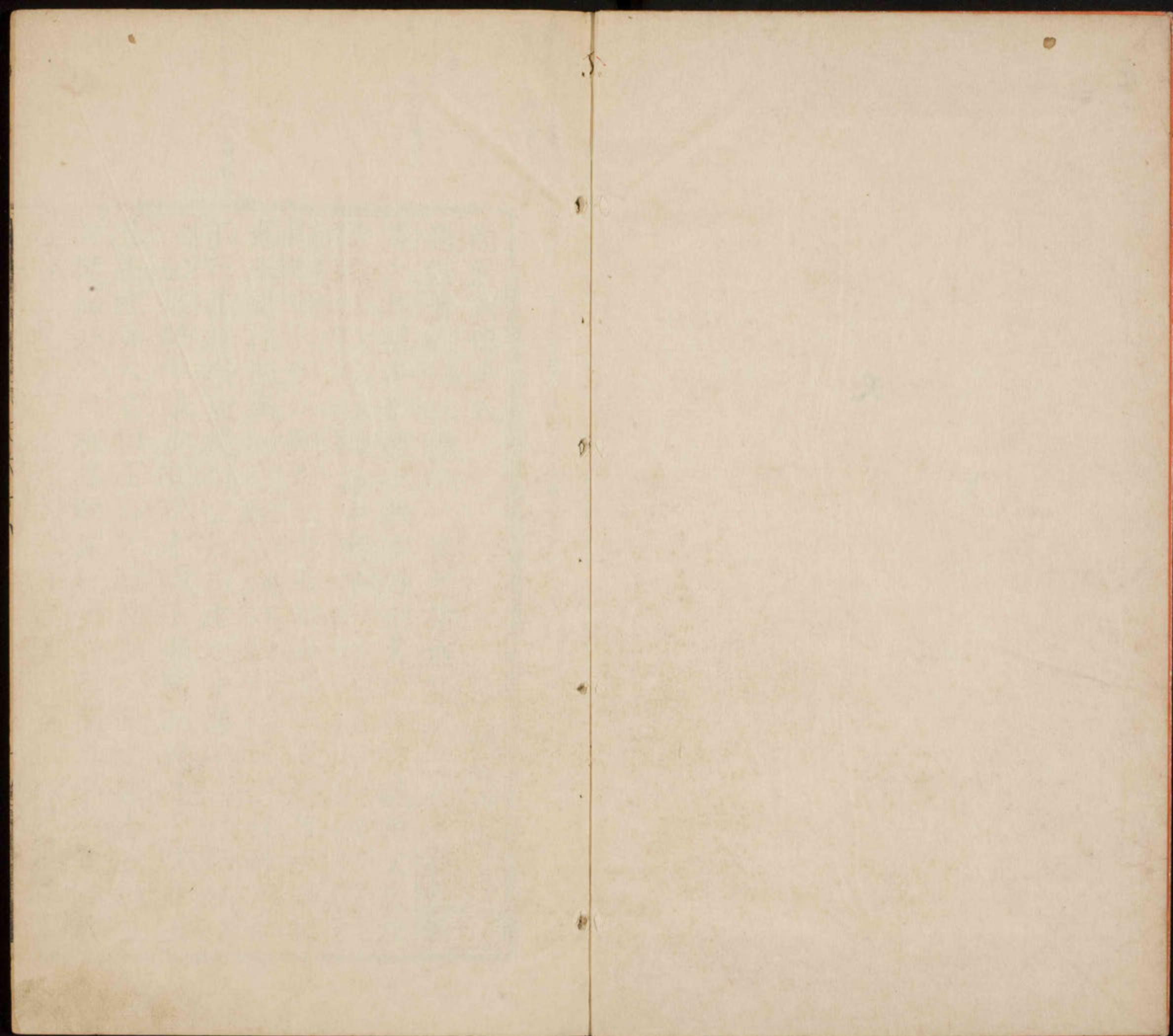
陳軫

犀首

史記

卷六十八之七十
列傳八之十

共三十四



困字紀開于解子曰商君教秦秦公勝詩書而明法令惠孫史記商君傳不言勝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

名鞅也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索隱曰公叔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

謂之子禮記文王世子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

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也

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

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弟用鞅當

鞅不巨少

集覽三公孫鞅音倚兩反

集覽元帝人之臣不能避故云加不可諱

其講注甲刻下脫及字或作甲之非之

秋請進承先孝公之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之去聲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商君傳

孝公

我知之意講知孝公之心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窮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而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父久遠吾不能而君曰父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

五帝三王之

君書非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
作真正義曰商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
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教弊為
以彊國則不必更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不然聖人不易
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
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

商君傳

至我言利倍百乃可變也切倍
十乃可新器也

音平下同

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
作脩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反古者不可非而
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
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
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索隱曰告姦者索隱曰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
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其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為

集覽率與律同亦律法

五下伍

活字治

傳教勸令字通用說文并
之

明者曰論議之有戰功之可論
之虛困翻之虛昆翻

名田宅臣妻衣服舊講

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
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
利謂工商
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
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
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
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
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
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 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
各隨其家
爵秩之班次亦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
不使僭侈踰等 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
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行於民春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

商君傳

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
之法今為初令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
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
音七踰一反
趨者向也附也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
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
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索隱曰
即大上
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
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
託也託列教令當於此門
關 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

三輔黃圖曰商為陽水北為陽山北
皆在陽故曰咸陽秦都之
明曰是之秦俗文字兄弟同室居
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

明曰大良
造者大上
造之良
者也
庭下廷

通鑑平斗桶權衡又又胡注桶索
後音統應之當作音勇解之
沈括等受詔考鐘律力鑄
儀求秦漢梁度量斗分計六斗
當今之一斗七分九合秤三斤當今十
三兩斤當今兩三各兩之二兩當
今六錢半為升中古及三寸五分
十合今之三寸八分八分合今
之半五強

明秦魏以河為界

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而賦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
稅平乎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
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正義曰音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
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
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
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
之嶮隘是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
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
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
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

商若何

平年此也

於商 索隱 徐廣
於商 索隱 徐廣
於商 索隱 徐廣

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
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
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
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
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
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梁惠王曰寡人恨
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
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
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鄜
州內紳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五
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

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

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

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

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

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

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曰說音悅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

彊索隱曰謂守謙故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

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葉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

商君傳

墨以亡正義曰以殺紂比商君君若不泚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

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

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

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

師說謂正
直之言也
下情

周學紀聞子文記正深尚居傳趙長
曰五穀大夫相秦六年而東伐鄭
三置晉君景公秦穆初晉東
在傳九年納晉文在傳二十四
相距十九年
明秦諱楚故其國記率謂楚
為前云釋云使關克飯楚水
成是之見在傳
八式西戎有八種之

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一救荆國之禍
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發教封內而巴人
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
也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
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
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射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
杵鄭玄曰相謂送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
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
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
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

商君傳

續文車軌注之種凡八人則
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礼鼠亦或
謂之拱鼠

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與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
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君又南面也稱寡人
也索隱曰外易謂在外章易君命也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
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
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闔戟者闔
及反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雉戟索隱曰闔
曰闔亦作鉞同所及反鄉誕音吐膈反奈音遠屈音九
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
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只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
鉞其柄謂之鈔釋名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云鈔格也旁有格索隱曰此是周書之君之危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君之危

明曰解釋曰闔之為言為取四
戰馬車也此蓋合力于馬車而趨
有之則操鉞以禦之也後漢
志有闔戟車書志闔車長戟
亦僅在後唐白戟名曰闔音內
及四

明曰送書

續文龍徒居臣子不教有言
故托三指賓客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封商於一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收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卯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

商君傳

舍

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秦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黃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黃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通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蓋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士忍反○止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大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弄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仁義不悃誠也刑深刻薄謂弄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爲

孝公論帝王之術是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浮說耳非本性也

質不實

送李

晉書商君書五卷
有戰戰篇有開塞篇五卷
六篇

正義曰新序三卷別向撰其中
論商君而襄氏引之

荀子十議其篇之詞文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
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寒其意本於嚴刑
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囿函之
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諸四方來策為
戰國霸者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我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
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勸戎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
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霸君若齊桓晉文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
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土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
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并交魏之明信詐取
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
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
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

商君傳

賈思固
籍於秦之
年索隱商

司馬遷又曰商君通人既三
不法天也

商君則恐有失火故有刑或系
刀嚴故有刑索隱曰戰國秦部
注云可肥田并於臨刑為情農
故刑之見本斯傳

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
及其死也後世思之故昔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
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
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誅鉞之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
於立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
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
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
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
氏引之籍音胙字合作胙誤為籍耳按本紀周歸文武
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
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黃氏曰抄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才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傳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也姓也蘇周云秦兄弟五人素最少兄弟代代弟厲及辟雋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蓋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

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

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徧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正義曰鬼谷子三不樂壹注字正晉郡人

正義曰言工商十分之中得百分利

國史紀開字君知章存也各
以種秦張儀但事之受得圖之
術十有三章後受轉九股也三
章三不心雖也云轉九股其巧
詞麗則伏其精術注程子言秦
儀字於也各其術先端章然
後得圖既動然後用鉤
鉗

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
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策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
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無引雖自刺其股血流
不止踵曰安有說入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
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
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
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乘乘讀亦為摩王勣云揣
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各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
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
人主之情摩而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
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
當世而以為秦智識淺故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
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聚烏蘭等關北
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
蘇秦傳

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謂岷江涪州隴山之西南
流入蜀東至荊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
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行
胡馬之利也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
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
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
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北
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
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
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歸州也雲中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南有噤沱易水曰并州其川噤沱鄭玄曰噤沱出鹵城○索隱曰噤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施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噤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川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南是也○正義曰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栗或作栗非之

蘇秦傳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噤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具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

燕都之

具或作具

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曰肅侯名言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掄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辨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

蓋秦傳

五伯水火湯武爭領之兩音

上郡絕道不通則無後是三策之

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與齊接壤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山記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軼

道正義曰輒音止故亭在雍州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

七年時屬韓言秦兵下輒道從東滑劫韓包周正義曰

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襄周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

作銷據渭取淇卷卷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

正義曰衛地濮陽也義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則齊必入

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

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

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

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

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

蘇秦傳

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

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北有燕

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

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我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

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

傳國都而止附音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

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

集覽傳者之謂兵止於此

司馬法詔百為夫言堯無三田之分分狀問友

明曰建國猶言五國也

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曾中矣豈拚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弁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人謂己事他人爲臣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蘇秦傳

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惕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以秦權恐惕諸侯惕音呼曷反○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通質刻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澠關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外又守巨陽也西欲與韓相接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

集覽攬秦正我曰攬奔也
此作有秦集字全略以實讀
作攬表異音同故史記備用
索隱注為賓客之質誤

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正義曰齊從滄州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具州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君共為合縱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

蘇秦傳

句會從從渾切凡絲綿布帛
一段為一也

璧百雙錦繡千純絕匹端名周禮曰絕帛不過五兩二寸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絕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也東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其若干絕絕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郡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常索隱曰商一作常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東有宛穰洧水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曰楚山武關在焉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

禮記從禮者
亦有此文

召陵亭

少府者營造之司或曰韓之有
名之

蓋抄一書為六尺百步為六十六
百步為三百六十丈即九町也

蓋抄一書為六尺百步為六十六

密縣有陞山。正義曰：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

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拓弩皆善材。索隱曰：

許慎注：淮南子以爲南方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

方，變出拓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又有少府所

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

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

○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撲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蔽洞曾，近

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

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平大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徐廣曰：汝

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蓋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陽淮南

莫邪也。合購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鄧師宛

蘇秦集

馮徐廣曰：棠谿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龍淵太

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只

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

隱曰：案晉大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

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

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辨

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

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

將莫邪。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

是古鑄。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

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

蓋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

能斬之。革挾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咬芮。○索隱

曰：咬與敵同，謂指也。芮音如字，謂繫指之紛綬也。無不

○正義曰：方書云：盾自關東謂之嚴關，西謂之盾。無不

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

何說曰：括
箭關之通
之言等與
習但見其
之虛學括
蔽胸言之
劍鐵之速
近謂射之
亦及之

大國之臣
大敗之喻寧為小國之君無為
大國之臣

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
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
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
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
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
為雞口不為牛後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
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
雖小猶進食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
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
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

蘇秦傳

息曰索隱曰大息謂父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

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

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曰大王

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陳汝南許鄢徐廣曰在潁川於

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志潁川有許鄢二縣又

有鄢陵鄢鄢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

南今汝州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地理志潁川有昆

新鄴縣南陽有新鄴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

新鄴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

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煮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

無胥索隱曰按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

行酸棗

徐廣曰酸棗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

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地方千里地名雖小
北七里設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
日夜行不絕輪軸殷殷正義曰轉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
竊量大主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橫音音休王正義曰衡音交疆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忽忽反不顧其禍夫
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
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祭
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
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臣竊為大主耻之臣聞越王句踐
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
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
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

論秦傳

王王

正義曰

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武
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
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
伐紂於牧野紂音紂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
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上冠宵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
尸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厲音燭三屬謂甲衣也
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
盈謂寶糧糧中音竹竹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
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索隱曰蒼頭二十萬謂以青
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奮擊二十萬索隱曰蒼頭二十萬謂以青
音斯謂腐養之卒斯音斯馬之幾者今起之車六百乘騎
為卒○正義曰斯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
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曰謂割地

明曰古者用車戰國始用騎
兵車騎並用矣乘繩證綱焉
奇寄翻

胡曰取奮力
而擊敵後
曰奮擊手
林曰林箭之
李曰斬

實故兵未用而國已勸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
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
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
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
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
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
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奉
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
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索隱曰世本名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正義曰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
即貝州

蘇秦傳

用古何柯為
句然則前應
已下蘇秦言
于

里帶甲數十萬粟如立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

戰國策云五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

家即五國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戰如

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之中七

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

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闕

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鞞者傳言黃帝所

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

六反律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

人有摩連，狂成惟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昔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

蘇秦傳

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

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是故恟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恟，音通恟，恐懼之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恟，獨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

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焉。驕，益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

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

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

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

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

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宣王之子。曰：楚天下

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也。

楚在奇之西南故蘇秦自奇而西南

正義曰今明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盛執後也

平郡徐廣曰巫郡在辰州西二十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

取夏州東有夏州海陽取夏州東有夏州海陽取夏州

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

道州北有涇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

南北有涇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

索隱曰涇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

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

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

曰涇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

蘇秦傳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

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

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

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

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

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

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

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

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

宣王年

壽國魚
中不固陽
縣

章臺在秦
都之東楚臺

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厩
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
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
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
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
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
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
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
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
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

蘇秦傳

其下其

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
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
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
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
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
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
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若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
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
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曰見季子位高金多

蘇秦有六國以佩其相印今無
能游說六國以佩其相印今無
三項田惟為幸也二項者而
故也

也蘇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蘇
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
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真郭田二頃索隱曰
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
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
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
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
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

蘇秦傳

考史曰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又云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而
蘇秦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
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
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
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
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
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
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
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頭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

論蘇秦從約之書入秦初函
閔闕此說客之浮語遠則書
之亦有古史孰能規其正乎
史記蘇秦傳入秦函闕闕字
語古史亦不載

丹義曰得諸少壻之
明下也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
發而斃亦與飢死
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
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
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焉喙之類也齊王愀然
變色索隱曰愀音自
西反又七小反曰然則柰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
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
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
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
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
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
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

蘇秦傳

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
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朝而禮
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
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
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
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泚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
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
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
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
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
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

蘇秦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
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
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
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
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
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
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答
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
免於答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

蘇秦傳

其國之為卿者曰上卿自他
國來者為客卿

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
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
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
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
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
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
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
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
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旨而此云齊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
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
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

見完或下完牙此可也
兄弟或作兄完言蘇厲有見
兄秦之行而字之難於改作兄
可也
戰國策及春秋後語皆高
厲曰負恃也

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蘇秦既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
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
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
不敏釋鉏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
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
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
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
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

蘇秦傳

而

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
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
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
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
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
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
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然而以其餘兵南
面舉五千乘之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
滅宋乃當王赧二十九年此說乃
燕會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
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父師則

王或下三是之文或下文

兵敵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正義曰濟濁二水

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流從洛魏

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

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

開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

城綠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

足以為塞

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

民力罷敵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

師正義曰齊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

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矣夫驕君

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

以為質正義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

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蘇秦傳

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

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

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

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

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報燕立昭王而蘇代蘇

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

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

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

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

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

事秦然秦不信齊及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
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
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正義曰燕前
日此書為宋說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
燕令莫助齊梁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
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齊
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
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
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一齊也北東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北狄附齊者○正
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

蘇秦傳

我

奇國之榮為乃敗爛之也素
不託亦榮於敗素之
或說齊榮而敗素之
知實謂難敗素印與之也素則
其價十倍倍固獨為稱轉敗
焉功之至此注不同
國之榮關乎五榮問也之孔子
君其榮與周長諸侯既榮素
廉素冠榮自守桓公形
管子之言桓公好服榮衣有人
尚之素易榮都康成以榮
轉為榮素之後服實達攝攝
以榮衣為君服問長之物

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
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索以為紫○正義曰齊
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
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
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而買十
謂左右曰惡紫鼻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越王句踐
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越王句踐
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
而尊之正義曰挑田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
鳥反執持也使其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
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
擯○正義曰大好上

國或不明
六國之合
秦符節之

歸是奇語
此是是
是是是

計策破秦力計 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
長嶺并關西 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
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
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
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先於
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
帝趙為中帝立二帝以令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
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
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
之所利也並立二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

蘇秦傳

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
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
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
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
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
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
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
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
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
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
而國亡在江而國亡楚鄂○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

若平若

國立正義曰年表云齊泯王三十八年滅齊楚不得以

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

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乘夏

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

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

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涇庭五

東下隨索隱曰隨縣之知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

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者若今之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

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

也○正義曰在懷州河正義曰太行山一日而斷太行

韓上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二日

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動也我離兩周正義曰離曆也曆二

拔矣而觸鄭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

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

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我下

輒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輒道亭河東皮氏有冀

西劉氏卷音軌免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

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

名太術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輒是

河內輒縣言道者亦術字徐廣引霸陵有輒道亭非魏

下隨今隨州

蘇秦傳

正義曰年表云齊泯王三十八年滅齊楚不得以

國立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

下隨今隨州

正紀年作齊初實謂齊高作
集
講云虛頓在兩地名

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陵也冀冀邑也包兩周
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
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
前鏃又在後徐廣曰發田并反○正義曰決滎口魏無
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
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
在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
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
至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
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
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
於皇五年取魏酸棗縣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
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穀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
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
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

蘇秦傳

軍本下家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罵寡人射其面寡
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
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
為齊之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
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
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
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
曰畏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
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
陽故言與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阨徐廣曰
韓且絕矣郢縣均一作灼郢音首○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
州郢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
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郢
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首縣之阨塞
苟利於楚寡人

平義曰蘇秦寬收之

平義曰用兵伐國有利有深之入
之故曰用兵知利害易也
蘇秦利者毒也或曰君與
名

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
 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
 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
 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厲軍行行音胡
 郎反謂連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
 兵相續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
 也邑而重魏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
 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羸猶勝
 也舅穰侯魏冉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趙
 也母太后也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
 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
 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

蘇秦傳

七

平義曰西河之外謂同華等初之
上雖之化謂前初之二化先屬晉
國之三化海國同初之三化全晉
之時秦朝夕攻伐是晉國之禍
敗之三晉之半秦禍三晉釋魏
趙之言三晉之遠民被秦傷
如此其大之甚

秦曰王昭王不行

集覽一遊說者有悅曰辨辨
說詐謀馳逐於天下以是持勢
名謂之遊說輸內反

年秦大破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
 我岸門趙莊之戰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
 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雅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
 河之外上雅之地及三川晉國皆秦與魏戰之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仕此
 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
 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
 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
 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鶴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
 典畧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

切實謂如
東樓子
屬三晉之
半如蘇秦
國之禍為
三晉之半
秦禍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主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黃氏曰卿之有魏首敗從約伐趙秦以利害告有魏不可而夫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使無以殺身食有之保而及誣之不忠孰甚自之約從之初意哉嗚呼其所以及敗魏代私於子之謀無已甚復故為德約諸侯且終不運秦也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傳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畧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釋音釋○索其妻曰

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

盧曰七篇失之意者猶測之辭

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日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
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
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
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
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
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
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

張儀列傳

集解客卿戰國時官名為他國遊官者設之胡注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詔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

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
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
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
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
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
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檄許慎云檄尺書也告楚相曰始吾從君飲索隱曰若汝也我

直音巴字余曰巴是芭董之一曰芭也

蜀亂本

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首蜀相
攻擊徐廣曰兼周曰益州天宜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首音巴謂巴蜀之
夷自相攻擊也今作首者按巴首草名今論已遂誤作
首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首得名所以其字遂以首為
巴也注引天首即巴首也兼周蜀人也知天首之音讀
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
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首侯因命之芭曰良前首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首首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首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也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壘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

張儀列傳

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鞏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出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鞏城水出北山鞏溪又有故鞏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當屯留之道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鞏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

正義曰屯留路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絕斷壞羊腸韓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南鄭南塞轅鞏口韓南陽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德巴

倫也。故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故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錯音膳，同。錯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

張儀列傳

胡曰：周室爲天下所宗，政謂之宗室。
春秋：魯錫作韓齊國之與國也。

胡曰：周室之言以兵伐蜀，全必取之。

西方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傳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山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也。合謀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與張儀圍蒲

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

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周顯王之三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二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齎祭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

張儀列傳

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郭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

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
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
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據卷衍酸棗卷五權反衍以
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棗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
鄭州燕滑州昨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也劫
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
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
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韓怯於秦秦韓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
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
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
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針鳩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
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

張儀列傳

胡注毛冕曰推與身人口據
楚楚禍

高誘註蘇秦東之
胡曰通秦三人臣事月以事君
身與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逐
之謂之乞散骨

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
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勸楚而適秦嫁禍
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
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
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
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
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
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
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

儀本

又通三主東去雜詩注李商隱
曰箕蘇揚物者梯除化者當
此婦人之所以執而事夫也

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
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
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
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
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
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
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
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
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

張儀列傳

集異符節之行名執以為信
無符則不得建時楚純約於
奇不通其使故借宋之符
以達之折節馳龜曰屈折
股節以服事之

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
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
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
儀至秦詳失綏轡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
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
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
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
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
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

不可

張儀列傳

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
 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
 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
 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
 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
 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
 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
 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斬尚尚得事楚
 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
 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斬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

為儀

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斬尚曰秦正甚愛張儀而不欲

出之

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

今秦欲以上庸地乃美人贖儀也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

正義曰今房州也賂

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

秦女必貴而夫人片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

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

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

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

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

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法

七

集覽不格猶言不敵之謂曰
格當之列伯在云格各類翻
其字從手余松字書格擊
也關之從不亦通

今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
庶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
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
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主
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
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
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
挑戰正義曰挑音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又夫從人飾辯虛辭

張儀列傳

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六十年忽勿反無及

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

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派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

並兩船也口舫音方謂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

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

在硤州巴山縣界魚復縣○正義曰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

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

忘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戰國策策注詳訓至之拒本
作張

此作此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

比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

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

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

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

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

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

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

陽晉當天下脊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脊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

張儀列傳

陸曰謂散學相親之

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鄭

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

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

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

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

形親之國也大主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

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

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

險也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也此句之當覺文春與標吟等秋鶴在雁雁之水舒楚山宜最亦此類人物作取取董

胡曰見平見在之兵見道通反

賈選錄曰俗謂不冠者曰科頭

胡曰必無幸矣言無幸而獲全之理

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負養謂負擔以給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跣跣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跣跣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索隱曰跣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我奮怒而入陣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

張儀列傳

偏當作

為

飯藿氏說不讀

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蹠戰者奮怒而趨入陣也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蹠於後蹠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裊袒也謂袒而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

黨李

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

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

為音于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

偽反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

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

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殺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

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

張儀列傳

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

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

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

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

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

曰番音盤又音波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

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

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趙入朝澠錦善池割河間以

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

胡曰春秋以來列國交聘行人
卒自稱其國曰啟也

胡曰啟啟者又謂辟之半傷
心故甲謂兵謀其辭

西本南十

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

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具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

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

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

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

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

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

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

張儀列傳

七年藤
氏不讀

東本

覆本十

胡曰齊東瀕于海順廣作
無從出之此時奇未嘗欲地
于秦張儀嘗說以從趙趙月

涓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

甲子合戰以正殺紂之事故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

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

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

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

軍塞于道

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

梁軍於河外

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

會本十
解本

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

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索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曰趨音助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句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

張儀列傳

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婦笄人之首飾如今象牙齒○正義曰笄今簪也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主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

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不足
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
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
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
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
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
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
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
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
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

張儀列傳

明曰挾天子者儀欲傾周室而為秦終以此託為主

圖秦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胡王之往也之不敢徑遣人使齊而往楚借使之言借楚人以為使借子夜翻康資昔翻疏吏翻

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
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
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
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
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
本作意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
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
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

張儀曰裁
才代及謂
散解之

正義曰張儀秦武王九年卒
之五年
劫謂注定楚哀王手案六回
年表魏哀王手張儀死

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

張儀列傳

行道之士謂行路人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

曾參之作
孝已

請令公慶事可乎索隱曰慶一盤反取者曰奈何曰田
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
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
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
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
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
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
替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
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
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

張儀列傳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
焉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
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
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替年
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
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
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

辨本下
引曰館莊子字宮館之少更
之後語作管

何不相見者
指犀首也

可下耳

使

以

為然立頊之有頊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替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車主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街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

張儀列傳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義渠

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秦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炳獲君之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是說其事也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來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

正義曰行刺之言攻伐便是

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

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

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乃起兵襲秦

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

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

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陽而暴

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

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

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親

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破其從而連

秦之衡故蘇為合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言使人傾危而

從張為連衡也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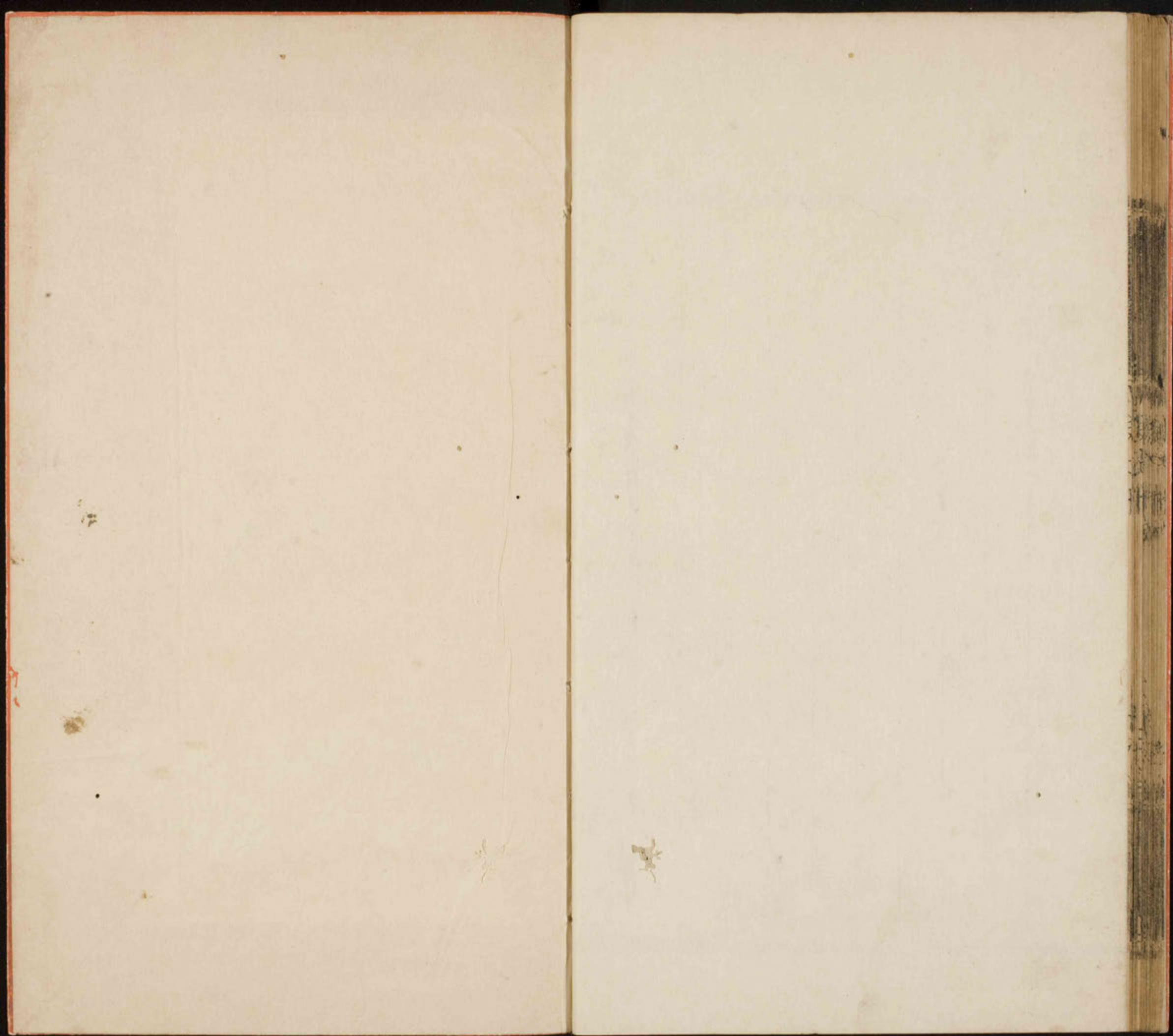


黃氏曰物之類秦之託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託六國非為六國為秦之欺詐詭使知衡聖思雖均之押闔而儀之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從從約於其日習者不為之大儀秦之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之秦不以情告儀使共謀國以緩秦兵而且以權說激之秦自始後果何邪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子之共謀六國慮軌已邪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處之也又曰陳軫公孫衍皆曾於儀軫奔楚後被逐蘇儀死而衡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為盟約長皆權變無常之士也

張儀列傳

列傳七十一

卷之二十一



110X
557
34